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雍正劍俠圖
第六十回 訪賊人巧遇陳道常 三皇觀搭救夏九齡

上回書正說到少劍客病太歲張方來到府衙，張開到裡面回稟知府大人。

大人吩咐，有請少劍客在書房相見。這時候衙門裡的大小官吏來了不少，都在台階下站著。門簾一挑，張開、李豹陪著張方來到屋中。張方環視了一下四週：迎面擺著一張八仙桌，上垂首坐著知府李大人，四品皇堂，五十多歲，黃白淨子臉，三縷墨鬚，穿著便服，很有氣派。下垂首是曹師爺。

張開、李豹往旁邊一閃：「府台大人，張方來了！」又忙對張方說：「師弟，見過大人！」「知府大人在上，小人張方拜見。」李大人差點沒樂出來，天底下咋有長得這麼丑的人呢？真是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。但這孩子身上別了一個大冰釧，倒是增添了幾分精神。知府怕失官體，沒敢笑：「哎呀，小劍客爺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李大人雙手相接。張開、李豹過來把張方扶起。

張開對張方說：「師弟，見過曹師爺曹志高。」張方一抱拳：「嘿！糟子糕，我還從來沒有見過一百多斤的糟子糕呢！」「唔呀，你怎麼這樣叫我呀？你要吃了我嗎？」大人忙勸：「好了，好了！」張方心說：看你就不是好東西！

張方坐下後，李大人說：「少劍客爺，你是張老俠之子，也是本地人，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你也有保護本府、保護黎民百姓的責任，以盡俠義道的天職。請問少劍客爺，你的本領如何呀？」「稟大人，我自從八歲蒙父親帶我到廣東龍門縣清源山寒風島祥慈觀，拜三清教的掌門主歐陽修老俠客為師，學藝十二年，真可謂臥薪嚐膽！絕門的三支邁門弩、六隻棗核鏢，一條三稜凹面呂祖錐，打遍天下無敵！」李大人聽得直點頭。旁邊曹師爺搭茬了：「吾說老大人聽少劍客爺一說，真是將門虎子！不過咱們光聽說還不成，既然少劍客爺有這麼大的本領，能不能在這兒練練，讓學生也開開眼界呢？」知府也明白：「少劍客爺，曹師爺要瞻仰你的功夫，你能不能在這兒練一練，讓我們看看呢？」張方點頭說：「當然可以！只是屋子裡地方太小，練不開，還是到外面去練吧。」張方一伸手把三稜凹面呂祖錐拿起來，大家來到院中。

李大人和曹師爺站在房簷底下的台階上，張開、李豹站在第二層台階上，院子裡還有四十多位。張方站在台階下邊說：「好了，大人，既然如此，張方獻丑了！」一伸手，把長袍撩起來往絨繩上一掖，兩手一按地，「喇」地一下拿了一個大頂。曹師爺心說：憑這大頂能捉住十八條人命案的兇手哇？！

便對大人說：「這叫大頂。吾學生小的時候也會，大人請看！」「喇」地一下，他一伸胳膊，也拿起一個大頂來。大伙「嘩」的一聲，全笑了。知府可說了：「曹師爺，看少劍客爺在下面練功夫，你不要打擾！」曹師爺這才站起來。張方拿的這個大頂，使了一手「蠍子爬」，拿手當腳走，兩條腿微彎著，朝前往南爬。「噢，這叫蠍子爬。吾也會！」他也要練，被李大人再次攔住了。張開、李豹心說：師弟呀，你到底會不會練功？你要是會就練兩手鎮鎮曹師爺。你拿大頂算什麼呀，這誰不會！張方兩隻手倒著倒著，走幾步。

突然，他兩隻手的掌心離地了，用十個指頭支撐著，仍然輕飄飄地往南來。

走出幾步，張方的大拇指突然離地，全憑著兩手的四指支地，再往前走。李知府得意地問：「曹師爺，這一手你還會嗎？」「這手學生辦不到了。」「哼！」

知府回過頭來，哼了一聲。張方走著走著，兩個小拇指也褪回來了，但走得還是那麼快。走著走著，食指也蜷回來了，全身的力量都壓在兩個中指上了，走得還是飛快。「好！」張方這時候到了南房台階下，憑這兩個指頭上了台階。到了東邊這根抱柱邊上，突然往上一貼，兩腿往上一盤，雙手一抬，腦袋衝下，就把這抱柱給抱住了。「嘿！」真跟蠍子倒爬一樣。「哧哧哧」來到房簷兒這，兩腳勾住房簷，身子一彎，兩隻手一絞勁，就到這椽子頭了。

「喇喇喇」往東來了，比貓都輕！到了東頭返回來再往西，「喇喇喇」由東到西，由西到東，就順著這椽子來回走開了，其快無比！「嘩……」掌聲如同爆豆，也聽不見曹師爺嚷嚷了，大家都瞧直眼了。再看張方，一飄身，由前坡躍脊後坡，人沒了。張開、李豹便喊：「師弟，府台大人賞識你的功夫，欣賞你的才幹。快下來吧！」大傢伙全都往南看。知府大人心說：曹師爺，這回，你不嚷嚷了吧？！「少劍客爺的功夫果然十分超群，武藝玄妙，本府十分飲佩，快下來吧！」大人一喊。那些瞧不起大鑄頭的官人們也都跟著喊起來了：「您快下來吧！」

這時，就聽南房坡脊上有人大笑：「曹師爺，怎麼樣啊！」大傢伙兒回過身來這麼一看：曹師爺四馬倒攢蹄，被人給捆上了。不知是從哪兒找來好些用過的手紙，把嘴給堵嚴了。「啊？」眾人全都一愣。其實，這是張方辦的。他故意躍脊後坡，把人們的眼神都引到房上頭，他又從東房坡下來了。

東房坡下頭有個廁所，張方心說：小子，我得算計算計你！他從廁所裡檢來好多用過的手紙，從書房的後頭進來了。鷹拿燕雀一樣，就把曹師爺拽到屋裡來了。曹師爺想喊，可出不了聲，連氣嗓都給掐扁了。張方膝蓋一頂曹師爺的腰眼，抹肩頭攏二臂，四馬倒攢蹄捆好了。曹師爺心裡這個罵！張方把曹師爺放在台階上，順原路回去，到南房坡一露面，哈哈大笑，飛身形下來。

大家一看張方的技藝果然身手不凡，師爺讓人給捆上了都不知道。張開對張方說：「哎呀，師弟，你把曹師爺給戲弄了？！」「沒有！我就是讓他吃點好東西。」等大家過來一瞧：哎喲，曹師爺的氣嗓都給擠過來了，出得來氣，說不出話。等曹師爺解開，塞在嘴裡的擦屁股紙掏出來：「唔呀！」他噴著臭氣就跑了。

李知府把張方請到上房，大家分賓主落座。又命人請曹師爺，等了半天，差役回稟：「曹師爺告假不來了。」大人說：「好吧。」然後便跟張方聊上了：「少劍客爺，你的武藝不錯！希望你能好好幫助本府把這件事辦完，也算為本地區除去一害。我請曹師爺給你開份公文，一定要把賊人抓住！」張方很痛快答應了。知府又從自己的薪俸裡拿出紋銀四十兩，對張方說：「得了，我也不給你拿官錢了。這些銀子就算你我兩人的見面禮，拿著吧。」「謝大人！」然後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酒席款待張方。張方吃完了飯，把三稜凹面呂祖錐帶好，公文、紋銀也收好，告辭回家了。

回到家中，一直趕奔後院。燈都點起來了，老兩口這兒正吵嘴呢。老安人叨叨：「你說我兒子不好，我兒子他師父給他二十兩銀子，他一分沒花，都給我帶回家來了。你倒是一生行俠仗義，都是家裡吃飯，外面打架，你有什麼出息？！」「你，你婦人之見，什麼都不懂啊！這孩子一應這件事，從此我們家中沒有安寧的日子了。十八條無頭人命案上哪去查呀！你什麼都不明白。」

「唉！我也這麼想過。可我兒子有能耐，你甭管！」正在這時候，張方挑簾進來了。張老俠一見他又數落開了：「冤家，你真是『小馬初行嫌路窄，鵬飛雲外恨天低』呀！你有什麼能耐應這件事呀？」張方不理他爸爸：「媽，這個公文您帶著。」「我要這公文幹什麼用？」「對了，這是知府大人托我的。」如此這般他全說了：「這有紋銀四十兩。媽，您全拿著吧。」

張老俠一見這樣，也無可奈何了，就嗔怪地說：「小冤家！我們給你準備好飯了。」「我吃過了，是知府大人請的客。」老頭張鼎一生氣，又跑到外面呆著去了。娘兒倆到時候休息，張方把在廣東學藝的事都說了。

第二天早晨起來，擦臉漱口已畢。張方喝了點茶就說：「媽，給我做點飯。」吃完了飯，躺下就睡了。第二天還是這樣，一連在家中睡了三天大覺。

老太太還直說：「你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！你也得給人家訪訪案子去。」三天一過，張開、李豹可坐不住了。儘管知府大人沒給期限，可時間長了也不行呀！哥兒倆打衙門裡出來，到張家莊師父家門口，往裡走。總管張宏也正好出來：「二位少大爺，你們倆幹什麼來了？」「看師弟來了。」「知府是不是讓他訪案去？我跟你們哥兒倆說，你們別拿武大郎當神仙，這可是兩碼事！」「老哥哥，您這話什麼意思？」「他回來就睡了，黑天睡，白天睡，除去吃喝拉撒就是睡！他還訪案呢，訪個屁！」「喲，真

的？」「那我還說著玩嗎！」哥兒倆一想，這可不行，就往後院來了。到上房一看，可不是嗎，張方正在那睡呢。哥兒倆趕緊趴在地板上給老太太磕頭。老太太一瞧是徒弟：「起來吧，你們今天怎麼這麼閒在呀？我聽說頭幾天你們來找你師父了？」

「娘啊，可不是嗎！今天是找師弟來了。」「我聽這孩子說了說，也沒往心裡去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「娘啊！是這麼回事，現在我師父不在家，我們來了，就跟您提提。知府李連甲把我們倆給請去當班頭，這一年多了，公事也還過得去。沒想到咱們這兒出了十八條無頭人命案，都是少婦、長女、大姑娘、小媳婦叫賊人給殺了。事主三天兩頭的到衙門哭訴，要求知府給他們做主，緝拿兇手，給死者報仇，知府當然依靠我們啊。娘，您是咱們綠林中的老前輩，您知道，這無頭案上哪兒去訪啊！我們哥兒倆才找師父商量。

沒想到師弟倒把這事給應承下來了，我們陪著師弟到衙門，當堂獻藝。知府大人認為他技藝高超，給了他幾十兩銀子做為賞錢，並寫了一紙公文，讓他幫著拿賊緝盜。現已分手三日，我們哥兒倆不知師弟進展如何？所以來看看。

怎麼師弟大清早的就睡覺呀？」「這孩子打一回來就困。你們哥兒倆說的這事我不知道，他也沒跟我念叨。這樣吧，你們哥兒倆先回去。回頭他醒了，我讓他設法幫你們訪案去。」哥兒倆道謝。

其實張方在這兒也睡不著，正躺著呢。這時，一抬身起來：「呦，師哥來了！」「瞧你這孩子！沒睡也不早點起來見過你師哥。」「怎麼啦？難道鎮江府又出了十八條人命案嗎？」張開、李豹心說：你還嫌漏子小哇？這十八條就夠要我們哥兒倆的命了！張方穿好了鞋下地，見過師哥，坐下：「你們倆幹什麼來了？」「幹什麼來了，我們找你來了。師弟，你離開府衙已經三天了，我們不放心！師弟，你訪案沒有？」「嗨！這案子還用得著我三天兩頭的去訪？辦大案的人，平時不訪，一訪就訪著了。我今天也準備動身，你們倆先回去等信兒吧。鬧好了，我把賊人給你們扛去。鬧不好，再有那麼三天五天也就能辦完了。」張開、李豹一聽：「呦！天底下有這事嗎？無頭命案，就是惡賊人站在你的眼前你也不能拿呀，因為你沒根據呀。」師弟，十八條無頭人命案，可不是鬧著玩的，這是大事呀！」「放心，放心！你們哥兒倆要是吃飯，讓媽給咱做點飯，咱們一塊吃。你們要是不吃呢，就先回去，等我吃完飯，就去給你們訪一訪。」「那好吧！師弟，我們給你道謝告辭了。」

來到院子裡，張鼎在這等著呢，瞪了這哥兒倆一眼。這哥兒倆趕緊過來行禮：「師父，您早起來了！」「我問你，你們幹什麼來了？」「師父，您要問，是這麼回事，真沒想到師弟睡了三天覺！」老人把臉一沉：「哼！你們倆讓他去訪案，問道於盲呀！讓我說你們倆什麼好呢？」「師父，沒法子！誰讓您不管呢！我們回去了。」給師父行完禮，哥兒倆回衙門了。張方吃完了飯說：

「媽，給我點錢。」老太太給張方散碎銀子足有十好幾兩。又拿大藍包袱把三稜凹面呂祖錐給包好了，六隻棗核鏢在軟囊裡包好，三支邁門弩在身上掖著，收拾得全身上下緊趁利索，便從家裡出來了。他也納悶：這上哪兒訪去呀？無頭案哪！得了，我先出去溜遛。張方記得小時候，跟他爹逛過金山江寧寺，這裡有世界馳名的羅漢堂，是個好地方呵！

張方來到了江邊上，有很多的船都衝張方招手：「少爺您上船嗎？您到金山逛逛？」「您這邊來！這條船是新油刷的，您看看裡頭座位都十分乾淨。」

張方看了看，這大江的水面上，來往的船隻，一隻挨著一隻，彩蓮、畫舫什麼樣的船都有。有的是善男信女坐著船去金山燒香叩頭，拜佛求福；也有的是紈袴子弟攜妓閒遊，彈唱歌舞。兩個年輕人，都二十多歲，濃眉大眼挺精神的：「少爺您上山嗎？」

「噢，上山。你們二位是這條船上的？」「不錯！我們是親哥兒倆。這是我兄弟趙青海，我名字叫趙青江。」「好！我就坐你們的船吧。」張方站在船頭遊覽著江景，來在金山腳下。纜繩係好了，跳板搭上，張方上了岸，說道：「二位過來，你們兩人就指著這船吃呵？」「不瞞您說！少爺，咱們就指著這船吃。」「好。」張方一伸手掏出五兩銀子來給了船家。「哎，少爺謝謝您嘍！您幹嘛給我這麼多錢哪？我們十天也掙不出來！嘿嘿，該著我們居家大小換換季了。」「等等！我還有事呢。今個兒你們這船有別的客人可不能應了，我包你們的了。完事兒我還要多給你們幾個錢。」「謝謝您！」「好吧，你們就在這山下等著我，我什麼時候下山不一定。你們要跑了，我找得著你們！」「少爺您這叫什麼話？我們一年到頭都在這兒求財，上哪兒跑啊！您放心！我們就這兒等您了。您這號買賣是闊買賣，我們也不乾別的了。」

張方跟著人流順山道一直向上走，越盤越高，青山疊翠。往下看，大江的風景，十分美麗。張方來到金山的江寧寺廟門外，三座山門全都開著。

鷹不落的紅牆虎皮石基，巍峨壯觀！門上頭藍額金字，寫著「敕建江寧寺」。

張方順著山來，看了看鐘鼓二樓，左懸鐘右掛鼓，周圍都是參天的古樹，無風自響。古樹中間有一條甬路，兩邊擺著三足鐵鼎。張方順著甬路直奔頭層殿，也就是哼哈二將侍立在上首的穿堂殿。順著穿堂殿過去二層殿上是魔家四將，就是所謂象徵著風調雨順的四大金剛，一個個栩栩如生。壇前頭是護法的伽藍。再轉過去來至在三層殿，這三層殿就是羅漢堂。哎呀，就是這三層殿招人哪！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什麼樣兒的人都有。張方沒心思看這個，直奔大雄寶殿。殿上供得釋迦牟尼佛，左有文殊，右有普賢，這就是三世佛。大殿裡十分寬敞，迎面的翹頭供桌上五供蠟扦全有。但張方不燒，在大殿裡頭轉了一個圈出來，覺得自己有點口乾舌燥。轉過大雄寶殿往後走，進月亮門來到塔院，這裡有一個大茶棚很講究。張方進來坐下了，把茶牌子拿過來，張方點茶。他一邊喝著茶，一邊往四外瞧瞧。心說：哪找這十八條命案的正凶去？是男的是女的，是和尚老道還是上歲數的？自己沒根哪！嘿！

張方正愁主意哪，猛然間從月亮門兒外頭傳來念佛的聲音：「無量佛！」張方聽這念佛的聲音，靈機一動，他兩隻手的手指頭張開一點兒，露著縫把自己的臉捂住了。他順著這手指頭縫兒往外看人，看得十分清楚，可人要看他什麼長相，就不容易嘍！張方一瞧：呦！打外頭順著月亮門兒進來一個老道。

這老道也就在四十上下歲數，白煞煞的一張臉。兩道眉毛斜飛入鬢，一雙大三角眼沒什麼眼神。東張西望，好像有點害怕。身上穿著藍道袍，肩上插著蠅刷兒。張方一看這老道就知不是善良之輩。心說：莫非是他？！

伙計趕緊過來給老道讓座兒：「道哥，您喝茶？」「無量佛！我喝茶。」

正走到張方這張桌子的旁邊，張方臉衝東，跟老道正對臉兒。老道快到張方這張桌子旁邊，猛地，張方往起這麼一站身，兩隻手順著臉往下一落，把臉蛋兒露出來。他衝著這老道一舉右手，一個食指伸著、一個大拇指張著，比划著八個，衝老道一落手：

「道爺，十八！」這老道心裡一激靈，臉色兒一變，抹頭往回就走。張方心說：這十八條命案就衝你說啦！我這一說十八，你就來個條件反射，我非追你不成！老道躲著人，順著後面塔院一直往前跑，幾層殿穿過去，來到江寧寺山門，他可就往西來了。金山寺周圍都是大江，往西開始還有人，走著走著就沒人了。張方在後頭喊：「道兄！你怎麼跑啦？」

兄弟我跟你說話！咱們哥兒倆十八年沒見面兒，您怎麼跑哇？」「哎呀！」

老道心說：剛才這個人衝我一晃十八，我還認為他說的是十八條命案！敢情是我的朋友。十八年沒見面兒了，我別緊著跑了，也可能是我們同道的綠林人。這樣，老道站住了。張方身後別著三稜凹面呂祖錐的大冰釧，來到老道近前說：「道哥，我的話還沒說完，你怎麼就跑了？咱們哥兒倆屈指一算，十八年沒見面了，真想跟您好好敘談一番！」道爺仔細打量張方，心說：這孩子也就二十來歲，他怎麼跟我說十八年沒見面兒了！「無量佛，你是誰？」

「道哥，您連我都不認得了？咱們哥兒倆整整十八年沒見面了。唉！自從跟您分手以後，我就得了一場大病，人的模樣都走了形了，這病可把我折磨苦嘍！道哥，我認得您。您不認得我啦？」「唔，兄弟，我真不敢認你了！可我瞧著你倒是面熟，你怎麼稱呼？」「我姓張叫張方呵，綠林朋友給我起了個外號叫病太歲，您怎麼不認得我呀？」老道點頭：「我記得你那時沒外號呵？」

「這外號是以後得的。不瞞您說，險一點兒咱哥兒倆見不著啦！道哥，您叫？……」「哎，你怎麼也不知道我了？」「嗨！十八年的病使得我什麼都想不起來了。我瞧著道哥您也特別面熟，可是我想不起咱哥兒倆當初……」「我不是探花羽士陳道常嗎！無量

佛，賢弟，你怎麼連我都認不出來了？」「唉！您可不是陳道哥嗎？我記得清清楚楚的。那個時候，咱哥倆一塊兒入江湖，你是男人群裡不走，女人群裡打晃晃。到了晚上，夜入民宅，您採花，我尋風。這您都忘了？」「無量佛，我想起來了，張賢弟。咱們兩人確實在一塊過。不過我……哎呀！記憶還是有些恍惚。」張方一看陳道常入了圈套，便繼續追問：「道哥，你好大的膽子！十八條命案做完了，您依然還敢在鎮江地面上晃著，這一樣我就很佩服您！您跟當初的性格一樣啊！」老道陳道常這麼一撇嘴：「無量佛！兄弟，你瞧咱這狠勁兒！所有這些彩來的女的，我都把她殺了，不留活口。哈哈，你別看十八條，愚兄在鎮江地面上的游魚得水！兄弟，你要作案，也得按我這方法。」「說真的道哥，以後我得好好跟您學。不過，我想不通您怎麼敢在本地作案？」「唉，我鬥的是風流俠張鼎。他自為俠客，與咱們為仇做對，我也叫他曉得咱的厲害！」

張方聽完連連點頭稱是。可他的兩隻手就往背後伸去，「唰」地一下就把三稜凹面呂祖錐撤出來了：「陳道常，這場官司，小子你打了吧！」「啊？！無量佛！賢弟……」「是你祖宗！本人乃是鎮江瓜州張家莊風流俠鐵扇仙張鼎張老俠之子，小俠客病太歲張方。我奉府台大人堂諭，捉拿你採花羽士陳道常！給死去的姐妹們報仇雪恨！」陳道常一看，自己上當了，氣得直罵。他「唰」地一下撤出寶劍，直奔張方刺來。張方往旁邊一閃身，斜著用尖子一支他手腕：「你還敢往下來？小心我把你手腕子紮折嘍！」陳道常往後一撤步。張方也跟著往前一上步，一調把，拿著這三稜凹面呂祖錐的後桿兒，照著陳道常的腰眼上，「啪嚓」一下，把他抽出一溜滾兒去。陳道常也顧不得疼了，「鯉魚打挺」起來，撒腿往後山跑。張方並不追他，因為張方有自己的打算：陳道常跑得再快，也只能是在這個島上轉悠，他要準備真的逃離鎮江府，必須渡船過江。

這就好辦了。張方把軍刃別好，順著山道下來，直奔江邊，一看趙家二兄弟仍在船上等著他呢。

青江、青海一見張方回來了，忙上前打招呼。張方問道：「你們兩人知道我是幹什麼的麼？」「不知道哇！」「我是鎮江府的官人。」「哎喲！您是官人，您……」「奉府台大人堂諭，身上帶著公文哪，捉拿咱們鎮江出的十八條人命案的主凶採花羽士陳道常。他是個老道，四十多歲。你讓你們同行同業這些船，馬上都離開江邊，只有你這一條船在這兒留著。老道下來必要逃跑，你讓他上你的船，我隱蔽在船艙底下，到了江中心，我拿他！」「哎！成了您哪，少爺！」青江、青海趕緊答應。時間不大，金山腳下江邊的船隻都遠遠離去，唯有趙家兄弟的孤船在此等候。果然，一會兒工夫，採花羽士陳道常從山上下來了：「船家！」趙青江一瞅他這副打扮和年齡相貌，斷定是張方說的主犯。「道爺，您坐船哪？請上我這條。您看，所有的船隻都載人走了，就我的這一隻了。」老道上了船，趙青江立刻解纜繩，撤跳板，使向江心。

船走到半江之中，一打橫兒不走。「無量佛！」陳道常是驚弓之鳥啊：「你們怎麼不走了？」「哈哈，道爺，你忘了這麼句話了麼？『船家不打過河錢』，您要到了那邊岸上，給錢就和現在不一樣囉！哈哈，您掏船錢吧。」

「好！」採花羽士陳道常伸手掏出五吊錢來。趙青江接過來：「您真大方啊！」

「無量佛，你們快點把我渡到江岸，我有要緊的事情要離開此地！」「哈哈！」趙青江一抖腕子，「嘩」把五吊錢都扔到大江裡去了。「無量佛！你這是……」「道爺，您知道上我們這條船多少錢嗎？哼！我們這有價兒：要渡一個女尼大師傅，就是姑子，紋銀四十兩；渡一個和尚，紋銀二十兩；如果渡一個道爺，咱們這有價碼兒，紋銀十兩，您還是最少的。五吊錢哪！您要在那山腳的時候，說給這麼點兒，我們連渡都不渡。打算過去，您給十兩銀子。」「無量佛，你、你這是訛人！」「哈哈，訛人不訛人的呆會兒再說！您瞧這兒有一位朋友……」「啊？！什麼朋友？」一撩艙門兒，「啊——咚！」嚇得老道一頭紮到江裡，覺著水跑了。

張方見陳道常潛逃，也沒有去追。他站在船頭上思索了一下，便對趙氏兄弟說：「你們兩人把我渡到江邊去！」二人心中有些害怕，小心翼翼地送張方到了對岸。張方下了船，毫不客氣地說：「你們兩人是認打還是認罰？」

「呸！少爺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」「什麼意思不明白嗎？大江之中，你們為什麼不幫我拿人，光知道跟他要錢？認打呢，我把你們二人帶到府衙，先押二年；認罰呢，把我剛才給你們的銀子都還給我，咱們就算兩清罷。」青江哥兒倆一聽，急得直給張方磕頭：「您修修好吧！千萬別把我們送官府去！」

您這銀子全在這兒，算我們哥兒倆認倒老壽，白乾了一天！」拿出銀子就要給張方，張方一看哈哈大笑道：「快起來！我跟你們倆鬧著玩呢！今天這事兒怎麼能賴你們倆？得了，拿著錢回家去吧。」「少爺，您修好積德，我們給您磕頭了。」張方看著趙青江，趙青海上船走後，自己奔西北方向走去。

走出幾里地後，霧景蒼茫，天黑下來了。張方發現江邊上有許多腳印兒，他一琢磨，這肯定是陳道常從水裡頭出來了。江邊不遠處有這麼一片小樹林，張方隱避著身形，就奔樹林來了。越走越近，就聽裡面喊：「無量佛，啣！小冤家張方詐出山人的實話，這地兒不能停留。如再久戀下去，唯恐性命不保！」一邊念著佛，一邊喊小冤家張方。張方就勢兒趴在草地上慢慢往前蹭，蹭來蹭去，蹭到樹林邊上，攏住目神往裡這麼一看，啣！有點意思哩！原來採花羽士陳道常從船上跳下來，覺著水就往西北方向來了。慢慢地靠近江岸，把腦袋露出水面看了看，四下無人，趕緊上岸。喝！這一身的水啊，「叭叭叭」地他就進樹林了，把雲鞋解開，水倒出去，放在一邊。他折了一根樹枝兒，在兩棵近的樹上搭好，又把道袍、襪袍、中衣、褲子、褲衩全脫下來也搭在這樹枝兒上。寶劍放在旁邊，光著屁股抖落著褲子說：「無量佛！此地不易久留，我趕緊走哇！」聲音不大。張方在樹林邊上聽見了，心說：這雜毛呵，光著屁股還在念佛呢。他摸了一塊小石子，一抖腕子，「啪！」正打在老道的屁股上。「無量佛——啊！」嚇得陳道常魂飛魄散，光屁股撒腿就跑，來到江邊，「咕咚」一個猛子就紮下去了。張方追到了一瞧：喝！小子，這回可有樂看了，我瞧你呆會怎麼出來？！張方回到樹林一樣一樣地檢查陳道常的東西，然後用包袱皮兒一係，拿三稜凹面呂祖錐一穿，往肩膀上一搭。走了！這叫金山寺四趕陳道常。西山坡一趕，北山口二趕，密縫樹林四趕陳道常。陳道常可狼狽透了。

張方溜溜達達回家。天全黑了，來到家門口兒。一直往裡走，到內宅上房，燈光明亮。老兩口正抬槓呢。老俠張鼎氣哼哼地說：「這個孩子，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竟敢應人家知府去訪案。這無頭案拿什麼去訪呵？你還寵著他？」「我不疼他，那就生下來把孩子掐死得啦！這事兒你甭管，我孩子就是有本事！辦大案不用三訪四訪，一訪就訪著！一會興許我兒子把賊拿回來呢！他就是比你強！」氣得老俠直哆嗦。這時候張方進來：「別吵啦！」

老兩口子一瞧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只見張方肩膀上三稜凹面呂祖錐挑著個包袱，往方桌上一放，對老安人說：「媽！您瞧瞧，道袍、襪袍、鞋、襪子都有，還有八十多兩銀子。」張鼎也納悶：「銀子哪來的？東西哪來的？」「嗨！老爺子，今天這算盤沒打對！要不，我就把採花賊給扛回來了。」「怎麼回事？」「如此這般這麼這麼回事……賊人叫採花羽士陳道常。我把他一趕、二趕直到四趕，他跳江逃跑，我把他的東西得下來了。媽，把銀子都收起來！」

老俠張鼎一拉：「不！孩子，這東西咱不要！你明天一清早兒到衙門裡頭去。」

既然你知道採花羽士陳道常是殺人兇犯，他現在不可能還在鎮江瓜州地面了。你讓知府大人給你備一份海捕公文，可以越境捕盜。鎮江地面上，爹爹我替你訪訪，你看好不好？」老太太知道，老頭子明白兒子有能耐：「你說的一點也不假！咱吃飯吧。」老俠張鼎這才有心把自己的事情都跟兒子提了。

並告訴他童林在江湖路上是個怎樣了不起的人物，他還有七八個徒弟，與你年歲相仿，個個精明能乾，學藝刻苦認真。你將來在江湖上也許能碰著他們，那是你的叔叔、你的兄弟。張方點頭道：「行啊，我都記住了！」

第二天，張方來到府衙，張開、李豹同著他一起見府台大人。大人知道兇犯陳道常是個老道。張方把四趕陳道常的經過都說了。然後拿出那八十兩銀子和陳道常的衣物，知府大人一一看過後，連連道謝。張開、李豹這麼一想：看來我師弟還真有本事！老大人讓曹師爺給寫了一份海捕公文，餘外拿了紋銀百兩，張方辭別回家。張開、李豹一直陪著師弟回到家中，把這件事跟老師說過。張鼎說：「家裡的事有我。外頭的事讓你師弟捕盜拿賊！」

張開、李豹很同意。可是老太太心裡怪難過的：兒子十二年廣東學藝，剛到家這麼幾天，又要離開娘了。大傢伙兒吃了一頓團圓飯。老太太掉著眼淚說：「孩子！你要往北幾省去，到了山西太原府，我有幾年不上你舅舅、舅媽家裡去了。你想著點到家中看看！」「是不是我嘎子舅舅？」「對對。別叫小名兒啦！他都三十了。見到了舅舅、舅媽，好好地尊敬他們！」「您放心！」

第二天張方就奔北六省訪下來了。

一來是訪拿採花羽士陳道常，二來是遊山逛景。先從鎮江瓜州來至在蘇北、淮陽一帶。後又到了徐州，從徐州就入山東了。山東的風景名勝也是目不暇接，逛一逛泰山、嶗山、濟南府的七十二名泉，還有歷下亭、大明湖等，也是一件十分愜意的事情。游罷山東，順直隸可就入山西了。一路上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穿山越水，明查暗訪……

今天，天快黑了的時候，張方打算投宿。他發現前頭有一個小孩兒，中等身材，長得很俊。斜插柳背著一個小包袱，一身寶藍色綢袍，煞絨繩。兩隻手捂著肚子，看臉色很難受。小孩直奔孤廟走去，張方也暗中跟過去了。

一瞧這廟的名字叫「靈佑三皇觀」。張方心說：這個廟可不是好廟。一叫門，打裡頭出來一個小老道，小孩報姓名，他叫多臂童子夏九齡。張方猛地想起：家父跟自己提過，師叔有個徒弟叫夏九齡，莫非是他？！等夏九齡進了廟門，張方也拔腰上了牆頭。他隱好身形兒，瞧著他們一直進了東配殿。張方就在東配殿的後窗戶單胳膊肘兒跨窗台往裡看，小老道提盞涼水進來讓他漱口，跟著他要了一碗紅糖水。張方心說：你真要是我叔叔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的徒弟，那你可就錯了，孤零零一座古廟，不應該進來啊！既然你進來了那你就得處處加小心。當然，我知道這三皇觀不是個好廟，可能你不知道。

但是你拿過來就喝這姜糖水，怎麼樣，現在趴下了不是！

張方這兒瞧著，一會兒小老道進來，把夏九齡的包袱拿走了。張方抓緊時間，打後窗戶「鯉魚跳龍門」，「噌」地一下進來了。拿起這涼水壺，自己含了一口，照著夏九齡的臉上一噴。夏九齡感覺著一股涼氣兒，把眼睛睜開了：「啊？」眼前站著個怪小孩。夏九齡一瞧這孩子怎麼長得這麼寒碜哪！

張方一抱拳：「師哥，我先跟您打聽個人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是不是您的老師啊？您中了蒙汗藥，事不宜遲，咱們趕快從後窗戶出去。有什麼話外頭說！」張方頭一個出去了，夏九齡跟隨也出去了。兩人來到東配殿的後頭，夏九齡急忙問：「哎呀，你是誰呀？」「不瞞您說，咱們是哥兒們，您是哥哥！我姓張叫張方，有個外號叫病太歲，在廣東龍門縣清源山寒風島學藝十二年，我的教師是老劍客歐陽修，我爸爸是風流俠鐵扇仙張鼎。」夏九齡心說：我師爺張子美長得多俊哪，這是他兒子嗎？「噢，哈哈！原來是師弟啊！」「哥哥，我先給您磕頭。」九齡急忙還禮。張方又問：「師哥，您怎麼上這兒來了？」九齡把北京的事情全說了，張方把自己的事情也說了。哥兒倆恨相見之晚。「我的海捕公文和東西全丟了。」「不要緊，來！」張方拉著九齡，哥兒倆往北來，飛身形上了大廟的後坡。突然聽有腳步聲，順北大殿瞧，才知道馬宗續這些人往東院去了。他們兩人直奔鶴軒，拿起東西來一看，一件不短，背好之後，又把軍刀亮出來，上南房在此等候迎戰。九齡說：「師弟，咱敵不過就壞了！」「師哥，這沒什麼！我問問你，我叔叔做高官兒，你們幾個也做了官，咱怎麼樣？」「師弟，你有這身能耐，你們老爺子跟我們師父又是交情莫逆，沒的說！還有，你們老爺子跟這位欽差大人也是朋友哇！我到時候一定把兄弟你舉薦在大人面前。當然這得有我師父的活。」「通過我叔，我大小能來個官兒吧？」「這不成問題。」「好啊！」

哥兒倆正說得高興，就見馬宗續這些人慌慌張張地跑來了。夏九齡飛身形一抖鏈子架，高聲喝喊：「大膽馬俊，你往哪逃！」採花羽士陳道常一瞧馬俊害怕了，趕緊壯膽說：「沒關係，馬大哥瞧我的！」剛要向夏九齡進招，就聽又一聲喝喊：「陳道常哎，哪裡逃！」「啊！」陳道常一聽這聲音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心說：怎麼？病太歲張方也來啦？原來，那天在樹林裡，陳道常讓張方給擠兌得光著身子跳江逃跑了，進了水裡他就不敢出來了。一直耗到天黑，從江裡出來，找大戶人家進去偷了幾件衣裳和一些銀兩，但穿在身上也寒碜哪！這樣，便來到通都大鎮，找店住下。先做道袍，後買寶劍。連著又做了幾個買賣，手裡有點兒錢了。陳道常一想：江南我不能呆了！乾脆往北，找我師爺，山西靈佑三皇觀觀主馬宗續吧！這才來到馬道爺這兒。

見面行過禮，把事情一說，就在這裡住下了。沒想到紅毛禿頭狸子馬俊也來了。兩人真是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，馬俊歲數大點，陳道常叫他馬大哥。今天晚上，他們正想著捉拿夏九齡，沒想到被張方給攪了。陳道常本想替馬俊叫橫兒，誰知敵手出現在面前！

陳道常忙稟馬道長：「這就是風流俠鐵扇仙張鼎張子美的兒子，名喚張方。」馬宗續沉住氣說：「不要緊！我認得他。」「啊？！您認得他？」原來，這馬宗續在道門中是老劍客歐陽修的一個師弟。不過馬宗續不願去廣東，也不敢去。因為他每次去，歐陽修都說他，教育他。在張方學藝的時候他去過幾次，所以張方認得他，他也知道張方。這會兒，馬道長高聲叫：「你們幹什麼來了？」張方一看是馬宗續忙說：「喲！是師爺哪，您好哇！我這兒給您行禮了。」張方行完禮一指夏九齡介紹說：「這位是我的師哥，姓夏，叫夏九齡，就是你們用蒙汗藥謀害的那位多臂童子。他的師父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，也是我的師叔。他們奉命保欽差，去四川開倉放糧，救濟百姓。路經保定府清苑縣，有賊人行刺。您瞧見沒有，就是這禿小子！我師哥是拿他的，而我是來捉另一個兔崽子的。這事真巧了！兩個賊人都在廟裡，一個是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一個是鎮江府十八條人命案的主凶採花羽士陳道常。爺兒們，亮一面吧！」馬宗續急忙攔道：「方兒，你要知道採花羽士是我的師姪，紅毛禿頭狸子馬俊是我本家的孫子，他們兩人跟我有關係。你們雖然是奉公文捕捉他兩個，私下裡的交情，你們也得讓一面吧。起碼在我靈佑三皇觀周圍四十里，你們不能伸手捉人！」張方一聽不願意了，就對馬宗續說：「您最好別管這事兒，我們也不把你算在裡面。不然的話，定你個窩主罪，連你一塊兒拿了！因為我們辦的這是公案！」「無量佛！」馬宗續也沉著臉說：「我要是不讓拿呢？」「哼！諒你不敢！否則，連你一塊兒抓！」

九齡一聽，心說：我這師弟還真叫橫。浮雲仙長馬宗續勃然大怒：「咱們爺兒倆可有關係哪！」「對！要讓我拿賊，咱們沒的說。可要不讓拿，嘿，少跟我套近乎！」「方兒，如果咱們爺兒倆要抓破了臉，在廟裡一動手，我想叫人知道了笑話！」張方滿不在乎地說：「這沒什麼，我要拿賊，你袒護賊，人們只能視你為賊，我有什麼寒碜的？」馬宗續一看張方來勢洶洶，琢磨了一下說：「那麼，咱們在動手之前先動動口怎麼樣？」「行！動嘴也可以。」

馬宗續又說：「這麼辦，如果我要把你問倒了，你就不能在我這裡動手。四十里以外等著去，我不管！」張方挺機靈：「馬道爺，那我要把你問倒了呢？」

「你要把我問住了，當然就在這裡動手拿人，怨我沒本事。」「好極了！說話算數。我是外來的賓朋，我先問你。我問的這一條你要是答得上來，我們就不拿賊了，任其在這裡逍遙法外！」九齡一聽，心說：師弟，這可不成啊！

一個是行刺欽差的要犯，一個是背負十八條少婦長女被殺的主凶，怎麼不拿了？！你問他什麼能把他問住啊？九齡也不能多說，在旁邊瞧著。「好！我就問你一條，你跟我師父是什麼關係？」「無量佛，那是我師兄。」「好了！我跟我師父是什麼關係？上次，你到廣東去住了半個月，我師父為什麼不給咱倆介紹？你先把這個原因說說。」「無量佛！……」老道馬宗續三角眼瞪圓了，臉「唰」一下也變了色兒，張著大嘴他說不出來了，為什麼呢？

原來，有一次馬宗續去廣東到祥慈觀拜望了他的師兄歐陽老仙長。馬宗續到歐陽爺那兒，師兄長師兄短，也問了問張方怎麼回事。歐陽爺告訴他：「這是我徒弟。」張方沏茶上來，剛走到鶴軒外，就聽裡頭說話兒：「師兄，我、我當然不敢挑您的眼！既然到這兒來了，徒弟就應該給我介紹介紹，您老人家怎麼置之不理呀？您讓這孩子拿我這師叔怎麼看？」「無量佛！我為什麼不給你介紹，你是明白的。因為你的行為不正，近墨者黑。這孩子學壞了算誰的？要打算扭轉別人對你的看法，就必須行端履正，光明正大做人！」

歐陽爺教訓馬宗續的話張方全聽見了。晚上，爺兒倆一塊兒！聊天，張方就問：「師父，這是您師弟啊？」「嗯！」「這您可

不對呀！孩兒將來出了師以後，在江湖上我要闖練的，本門的師叔，您應該給我介紹。有一個師叔，到時候多一個幫助啊！」「無量佛，他不是咱們武門道門裡的師兄弟，如果是的話，我早把他殺了。因為他是個身染下流的東西，結交了不少下五門兒的賊人，胡作非為。提起這個，師父我管不著他，所以不給你介紹。」張方聽了點頭說：「既然如此！也就算了！孩兒不打聽了。」但是張方把這件事情記在心裡了。今天在鶴軒前這麼一提，馬宗續惱羞成怒：「無量佛！小冤家，你在山人面前如此無理，難道說山人我懼怕於你？」「道爺，我沒說你懼怕我，但是姓張的也不含糊你！」「既然如此，此地狹窄，我們到廟外一戰！」「哪兒我都不含糊你！師哥，走著！」

出了角門，來到沙土坡上。張方往這兒一站：「姓馬的，過來！」浮雲仙長馬宗續口喊佛號：「無量佛！冤家，你既然是我的親師姪，我今天跟你說這麼多好話，你怎麼都聽不進去，非要動手呢？」「哈哈，馬宗續，一派胡言！我是三清教掌門門長歐陽修的弟子，身帶三支鎮觀之寶邁門弩。臨下山的時候，師父跟我說了，要替為師整理門規。類似你和陳道常這樣的人，敗壞我三清教，我今天要替師父管教你們！」說完，「唰」地一下就把三稜凹面呂祖錐亮將出來。老道馬宗續一看口談無用，急忙撤出寶劍，兩個人各自站好，兩件軍刃針鋒相對！馬宗續往前一趕步，左手劍訣點面門，直奔張方頂梁就擊。張方好本事啊！他往右一滑步，拿大冰釧的三稜大尖一點馬宗續的手腕，跟著往前這麼一推，就是馬宗續的迎面骨兒上。馬宗續腳尖一點地，長腰起來。張方一調臉，順風扯旗，用這後棒照馬宗續的腰眼上「叭噠」一下子，險些把馬宗續拍上，否則這一棍下來定死無疑了！

馬宗續開始看不起這個其丑無比的小孩，幾招之後，大感不然，他確實受我師兄歐陽修的點化，技藝高強，我恐怕不是他的對手。張方把三稜凹面呂祖錐施展開來，上中下走三盤，連殺帶打。喝！翻天三十六手「嗚嗚」掛著風聲，招招迎戰馬宗續，使他措手不及。浮雲仙長馬宗續也豁出命去了，劍招加緊，舞成一座劍山，跟張方決一死戰。夏九齡抬頭一看採花羽士陳道常和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心說：既然師弟亮傢伙跟這惡道動手了，我奉大人的堂諭，捉拿的是要犯馬俊，我也應當與他交戰一番。可又一想：我一動，馬俊和陳道常合伙迎戰，我取勝可就不易了，不如先等師弟贏了馬宗續，再合戰二犯不遲。想至此，夏九齡就沒有亮軍刃。

沙土窩一動手，打來打去，馬宗續顯然不成了，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病太歲張方可是精神倍長，力量十足。口裡還喊著：「老雜毛，你想跑哇？那叫萬難！今個兒我非宰了你不可！你這助紂為虐的老東西！」老道馬宗續一看張方更是來勢洶洶了，急忙縱身形跳出圈去。張方一瀾自己的呂祖錐，剛要說話，哪知馬宗續已出去七八尺遠了。他往下一落一調臉兒，腳尖一捻……這是怎麼回事？在這靈佑三皇觀的角門外為什麼有一片沙土啊？原來，這些沙土都是馬宗續從外面買來的，他有用。馬宗續有一手功夫叫「足能化塵」，動手必須在沙土地上，他用那雲鞋一捻，就是一個沙土大疙瘩，照你臉這兒一抬腿，「叭！」准能打上。馬宗續想：我乾不過你了，還差點兒被你打死，我得拿這「足能化塵」贏你。這樣，馬宗續長腰出去調臉兒回來，一團沙土蛋兒打過去，正中張方這頭上。沙土面兒「唰」地就下來了，幸虧他這鑄兒頭離那眼睛還有一段距離。這老仙長往外一蹦，「叭叭叭」跳著腳，上中下打張方的三盤。頃刻之間，沙土飛揚，迷了張方的眼。

張方這個罵呀：「嘿！你個老雜毛！你這叫什麼功夫？你這叫『兔子刨沙』！」

這一下，張方可手忙腳亂羅！其實，馬宗續真沒敢把張方怎麼樣，要不然張方早死在這裡了。您想想：一沙蛋打不著你，兩沙蛋打不著你。「啪啪啪」幾個沙蛋兒往你臉一打，沙土一迷你的眼，當場動手，眼力沒有，你可就完了。夏九齡一瞧，也愣住了。自己伸手解下了鏈子槊亮將出來，高聲喝喊：「馬宗續，你身為三清弟子，竟敢傷天害理！」夏九齡剛想衝將上來，張方高喊：「師哥，你可千萬別過來！」張方明白：借給你馬宗續點膽子，你也不敢把我姓張的怎麼樣！動我一點兒油皮兒，你都怕我師父把你宰了。可是師哥夏九齡要過來，就不行了，人家馬宗續一寶劍就把你給紮死。

正在危險萬分之時，打東北順著大道往西南「沙沙沙」來了兩個人。「南無阿彌陀佛！馬道友，你夜間與何人動手？」浮雲仙長馬宗續縱身形長腰出去。張方一聽有人說話了，也長腰出去一看：來者是兩僧人，都是大個，前胸寬背膀厚，虎體熊腰，頭如麥鬥。前頭這位是紅臉兒，後頭那位是青臉兒，黧青的頭皮兒，明顯露著六塊受戒的疤拉。每人肩膀上扛著一柄九耳八環禪杖，又叫亮銀方便鐺。張方一看這兩個和尚滿臉的正氣，便長腰過來了：「二位大師，老沒兒啦，您好哇！」這倆和尚納悶兒，這哪來一個大鐺頭兒和我們套近乎。這前頭走的和尚叫降龍羅漢寶闊，後頭這位叫伏虎羅漢寶月。年大人路過清苑縣，紅毛禿頭狸子馬俊行刺，夏九齡、董海川大鬧風雲莊，書中都提到過清苑縣境有個廟叫菩提寺，這兩位就是此廟的方丈。寶闊、寶月不但文武全才，主要的還善於下圍棋。所以千里飛來雷煙雷大爺跟寶刀手鄧龍鄧九公經常到菩提寺，他們老四位一起下棋。現在，二位方丈怎麼會到這兒來呢？原來，他們受人邀請，離開保定府清苑縣，到山西太原府東南七十里地的七星山後狹寨來當寨主，正趕到這裡。